

15.06

文史資料選輯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
山東省青州市委員會

第七輯



青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主 任：王玉相（兼）

副主任：钟 轶 蔺 贲 刘世武

委 员：王一林 曹建民 张 波

编 辑 人 员

张忠明 刘世武 曲孟之

于万书 丁忠义 张英奎

目 录

“四监”风云	
——记在伪山东省第四监狱的斗争	
.....	张波根据采访整理 (1)
益都四师师生抗日救亡活动点滴	
.....	彭 飞 (30)
革命何惧断头台	
——忆刘雪琴烈士	
.....	刘学章 (35)
回忆我军在益北的一次阻击战	
.....	张士欣 (44)
回忆“抗大”生活	
.....	王建华 孔宪德 (47)
渡江南下亲历记	
.....	黄文年 (56)
冯玉祥在青州的一次讲话	
.....	王 贻 (81)
宋槩卿和东亚公司	
.....	马侠夫 (86)
元亨义丝厂梗概	
.....	李治洲 (104)

青州回族的风俗习惯

.....赵毓枢 (112)

青州金石家孙文楷

.....刘春圃同志提供资料文史办整理 (123)

中医杨学闵

.....杨世武 (128)

青州法庆寺

.....房文阁刘 浩 (135)

“四 监”风 云

——记在伪山东省第四监狱的斗争

张波根据采访整理

解放前，益都县（今青州市）城东关昭德街南头，有一座相当大的监狱，占地数百亩，石砌高墙，电网如织，每五十米设有瞭望岗楼一座，狱门岗哨戒备森严，这就是伪山东省第四监狱。

据有关史料记载，此监始建于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是国民党山东省府在全省建的六大监狱之一。民国十年开始收押犯人。因这座监狱的当权者，有一套效忠主子、残害、剥削、被押人员的狡猾毒辣的手段，所以当时在全省六大监狱中，被伪省府命为“模范监狱”。

“四监”自建立以来，历经军阀混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几个时期，一直是统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关押人民大众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无辜民众惨死在这所监狱里。直到一九四七年青州解放时，才被当地群众拆毁。据当时参与拆

监的群众讲，监狱内有几口大井，里面发现有许多人的尸骨，可见反动当局惨无人道之一斑。

“四监”设在青州近三十年，由于它不属地方管辖，因而从青州的档案和史料中，难以查到有关第四监狱的情况。但也有不少亲见亲闻的史料，那时昭德街的群众，就经常看到从外地押来一队队脚拖重镣的人，被吞进监狱大门，在夜间时常听到惊人的警报声和枪声。也有很多骨瘦如柴面如白纸的“犯人”被荷枪实弹的伪兵押走。不过，那时只知道这座大监狱里押着很多人，至于内情，直到现在大多数青州人也了解甚少。一九七九年，省出版社要出版一套革命回忆录丛书，我们采访在益都工作过的革命老前辈时，才揭开了山东第四监狱之谜！当年这座所谓的“模范监狱”，竟然是国民党反动派残害和暗杀革命者的主要监狱。就在这所监狱里，我们党曾组织领导过规模较大，动人心扉的狱中斗争。

为了这篇珍贵的史料，我与潍坊市出版社社长孙清顺同志，青州市志办柳学青同志跑南走北，历经三个月，采访了当年参加过狱中斗争的老同志。特别是当时狱中斗争的组织领导人张晔、李林、金明、田海山等革命老前辈，向我们介绍了当时领导发动狱中斗争的详细情况并提供了文字材料，为这篇史料奠定了基础。当时由

于其他原因，这篇材料没有选入出版，我总感到重任未竟，心灵上有种压抑感。今年趁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之际，将它整理出来，以献给共和国四十周年。

由于时间较久，一些采访笔记丢失，又加之采访时，有些事件，时间、地址各叙不一，因而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问题，敬望知情者批评指正。

一

一九三三年前后，正当蒋介石疯狂地进行内战，日寇准备大举进攻关内之际，国民党反动派抱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我党以江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在全国各地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抓捕、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妄图消灭共产党，扼杀革命。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是捕杀共产党人的急先锋，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在他们屠刀下。全省六个大监狱里，押满了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中共山东省工委书记张晔、秘书李林等，在青岛被叛徒出卖被捕，分别押入济南山东省第一

和第五监狱，他们在狱中与其他爱国人士一起，开展了抗议敌人的绝食斗争，得到了社会上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声援，震撼了整个济南府。伪省府惶惶不安，束手无策，为此伪省府便于一九三四年夏天将关押在济南一监和五监的革命者押往第四监狱，妄想将这些革命党人折磨就范，以达他们的罪恶目的。

“四监”的典狱长叫王克让，外号王老虎，这是个残害革命者的老手，大革命时期，他在济南监狱当看守长，当北伐军影响到济南时，别的监狱先后释放了一批被押的爱国人士，唯有王克让管辖的监狱里，偷偷地用砖块封死了牢门，将二十多名革命党人活活囚死在牢里。王却因此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赏识，提为典狱长，派来第四监狱成了“太上皇”。

“四监”的看守长名叫张来森，外号张麻狐（狼）。这家伙是狱卒打手出身，横眉竖眼，脚穿大皮靴，手提“杀威棒”，形似凶神。因残害革命者下得狠，整治人有毒辣的手段，成了王克让的保镖打手。张麻狐经常出没在监狱号筒内，看谁不顺眼，拉出来就打，狱中在押人员，无人不恨他。

这批被押进“四监”的革命者，分别被关进了号筒内的小牢房里，每个小牢房关押四名。牢房又

窄又暗，每个人仅能躺下身子。牢房顶端有一个碗口大的小窗孔，铁牢门上留一个洞，是看守们监视狱中犯人和送食水用的。每个小牢房里放一个瓦罐便桶，一律屙尿在桶里。牢内潮湿，空气污浊，令人窒息。狱中规定每天只有两次半小时的放风时间。生活更是十分糟糕，监官克扣被押者的伙食费，故意向饭食中掺土掺沙。饭菜霉烂变质，无法下咽，清水煮菜不加油盐，生活上百般折磨在押人员。榨取伙食费他们私分自肥。

张晔他们二十多名革命者被押进“四监”后，狱中“二虎”（即王老虎张麻狐）却一反常态，陡然客气起来，平日耀武扬威的看守长张麻狐，见了张晔他们点头哈腰，脸露狞笑。原来济南五监闹斗争的情况早已传来“四监”，监官们对这些新押来的“犯人”格外畏惧。典狱长王克让依据他多年看守监狱的经验，最怕的就是共产党人，他们软化不从，上刑不屈，使他伤透了脑筋。

这天，典狱长派张麻狐来到监房，对新来的这些所谓政治犯装出又同情又客气的样子说：“你们都是有学识的人，你们押来‘四监’，咱们之间没有仇恨，我们当我们的看守，你们坐你们的监牢，要相互理解，希望你们老老实实服

刑，千万别胡闹，争取早日出狱……”。敌人的自我表演，既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又反映了他们想用新的手法，让押来“四监”的革命同志服服贴贴的任他们凌辱和虐待。

开始，“四监”的看守们确实不像济南监狱的看守那样凶狠。当张晔他们刚被押进“四监”时，“二虎”并没有按照进监的惯例先“拿性”、“杀威”，而是一反常规地给了他们“特殊”待遇。在放风时允许他们彼此谈话聊天，平时还可以到厕所里大小便。以此来麻痹大家的斗志。其实他们却在暗中严加戒备，秘密注视大家的一举一动。

一天放风时，张晔、李林等同志了解到“四监”里还关押着由济南转来的另一批革命者，有张恩堂、宋澄、田海山、王梁栋及中共益都县委的金明、牛瑞庭、关毓钧、刘考文等同志。另外还有寿光县的张英才、张子明，泰安的李世全，曲阜二师的教员潘希言、曹静华，烟台的张铭贤，海阳的孙明瑞、孙景秋等共四十多名。过了不久，又从济南“一监”转来了邵德孚、李治安、田中瑞、贵希珍等人。由青岛押来高嵩、仇如平、刘震庆、卢少保、魏思文等。益都“四监”成了伪山东省府关押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的主要监狱。这些革命者借狱中放风之机，很快取得了联

系。

“四监”“二虎”对这些新从各地押来的所谓政治犯客气了不久，便凶相毕露了，他们见这些人借放风之机相互联系，时候长了怕出乱子。张麻狐又提起“杀威棒”开始摧残革命者。先是在生活上残酷虐待，在饭食里掺土掺沙，吃起来难以下牙，只好囫圇吞下，致使我们很多同志得了严重胃病。再是缩短放风时间，不准互相说话，发现有相互交谈者，看守们便用铁棍狠打。在此情况下，为了与敌人针锋相对，张晔、李林、张恩堂秘密商量，要同敌人开展斗争。他们事先分析了“四监”的情况：这里不同济南，济南是大城市，爱国人士多，在监狱里搞斗争，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益都是个县城，监狱又设在郊区，敌人将其关押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些革命者与世隔绝。经再三分析，认为与其被敌人折磨死，倒不如和敌人展开斗争，绝不能让敌人视为软弱可欺。这样，统一了思想，决心在狱中和敌人斗争到底。

初次斗争，他们从要求改善伙食开始，这既是合理要求，也是涉及整个监狱每个被押人员切身利益的事情，比较好发动。而敌人也怕将虐待犯人，克扣囚粮的丑事，闹到社会上去，引起社会公论，于己不利，这正是敌人之弱点。斗争开始

前，狱中秘密成立了党的领导核心，有张晔、李林、田海山、金明、程金鉴、夏辅仁、张恩堂等七人组成。为防止走漏风声，对外称“伙食团”。当时没有推选谁为负责人，有事大家商量。因为张晔同志捕前是中共山东省工委负责人，所以他便成了当然的负责人。

为使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狱中核心小组又做了充分酝酿，认为初次斗争必须要有把握，做到一斗必胜，以免挫伤斗争锐气。还决定，头一步必须抓住敌人弱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起合法斗争旗号，使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深入发展。

领导核心大体作了分工，金明同志捕前是中共益都县委宣传部长，由他作宣传鼓动工作。他办起了狱中《火花》手抄小报。监狱里无纸无笔，他们就把筷子、牙刷柄在狱墙上磨尖了当笔，用烟盒皮、手纸当书写纸，用红药水、咸菜水当墨水出小报。这些东西被看守们发现后，全被拿走了。王梁栋又想出了好办法，用臭虫血写字。牢房里臭虫很多，敌人看见了也没有办法。金明同志是当地人，常有亲友来看他，有几次亲友将铅笔芯插进肥皂里，偷偷送进牢房。《火花》小报，所登的文章多是口号、短诗或几句话，因为只有一张烟盒皮的版面。报纸虽小，作用很大。第一期的主要内容，据金明同志回忆，是动

员难友参加绝食斗争，分析斗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批判不敢斗争的错误思想。介绍了绝食斗争的口号、步骤和方法。每期只手抄一份，在比较可靠的同志间秘密传阅，并规定了守则，如果万一被看守发现，必须立即吃掉，绝不准落在敌人手里。于是，星星《火花》燃起了“四监”革命的熊熊怒火。

一九三四年夏末的一天，李林同志撕下自己白汗衫后身的布片，咬破手指，按照狱中党的核心研究的内容，写出血书。其大体内容是：国家对狱中所押之人供应较为充足，能保身体之健康，但我们不能受其实惠，所吃饭食，土沙甚多，菜中少油缺盐，所饮之水，浑浊味臭，病人吃不上病号饭，余等身体多属病弱，急需营养。而今生活不但不得改善，且受百般克扣，加之对余等种种身心摧残，实为人道所难容！贵典狱长堂高簾远，不察下情，余等为保障在押之人的生活谨修血书，恳祈合理待遇，以昭公无而为人道……。

李林写完血书，四十多名被关押的革命者，均在血书上签了字。然后交给了看守长张麻狐。看守长一看，狞笑着说：“我们有言在先，叫你们老老实实坐牢，争取早日出狱，现在你们却无事生非了！”说着横了李林一眼，拿着血书气怏怏地走了。

不多时，张来森（狱中叫他老二）带着一帮打手，手持通枪、铁棍，气势汹汹地来到号筒里，对所押的人们威胁恫吓说：“你们谁挑头闹事，别说我们不客气啦！看看哪个有种，枪毙上几个，你们就没有这些毛病了！”说着，指示狱卒将所有的牢房都上了大锁，牢门口放上了武装哨，以示镇压。

由于预先做了周密的部署，如果敌人不答应要求，即以《国际歌》为信号，宣布开始绝食。就在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刚刚照亮牢房顶上的小窗时，雄壮的《国际歌》声在每个牢房里响了起来，且越唱越高，随唱的人越来越多，高昂的歌声震撼着整个监狱。

敌人送来了早饭，大家把号子里的碗筷水瓶全部拿到门外，饭菜原封不动地由狱卒们又抬回去了。这突然的行动，给了狱中“二虎”一闷棍。开始还故作镇静漠然不理，张麻狐提着“杀威棒”，穿着大皮靴故意在号筒里噔噔噔走来走去，并威胁说：“你们不吃饭更好，给我们省下粮食，饿死活该！饿死几个，你们就不绝食了！”

绝食到了第三天，色厉内荏的典狱长王克让沉不住气了。他嘴里虽说饿死几个活该，但心里真怕闹出人命，造成社会舆论，对上面不好交待，因而不得不派人来劝食，开始

王克让不露面，让老二劝食，他去劝李林，被李林狠狠骂了一顿。后又找张晔谈，张晔说：“你回去告诉典狱长，不答复大家的合理要求，找我也白搭！要想让大家复食，叫你们当官的来和我们谈判解决！”王克让不得不出面与张晔、李林、程金鉴当面谈判了。这会儿他装得很客气，喜皮笑脸地说：“诸位有话好说好商量，你们三个先劝大家吃饭，然后咱们再谈问题……”。张晔冷笑一声，指责说：“绝食是大家的事，你们若不答应大家的要求，找我们三人也无济于事，你们残无人道，拿我们不当人，政治上迫害我们，精神和肉体上折磨我们，想把我们害死在监狱里！你们丧尽天良，在饭食里掺土掺沙，清水煮菜，不给开水喝！上边拨给犯人的粮款，你们省下来弄到哪儿去了？你们如果不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将绝食到底！如果饿死一个人，我们就向社会呼吁！你们别认为我们被关押在偏僻的益都监狱，无人知晓！我们在全国有许多朋友，他们决不会饶恕你们！”

张晔同志义正严词，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使王克让坐立不安。王深知，真饿死人，就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当绝食绝水到第六天时，不少同志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王克让见绝食都很坚决，吓慌了手脚，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了以下条

件：

1、监狱当局保证供应没有沙土的粮食，炒菜按量加油盐。每日两次到监房送开水。

2、准许看守给被押者代买东西，不得克扣钱物；准许被押者到监房炉灶上自己炒菜做病号饭。

3、延长放风时间，准许被押者自由去厕所大小便。

4、准许大家到教诲室看书看报。

最后还提出要在复食后的三天内，让大家吃流质保健饭、增加营养食品、开镣疗养，以便恢复健康。

监狱当局为了缓和紧张局面，以上条件在强大压力之下都一一答复。这次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同志们万分兴奋，大灭了“二虎”的威风，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为以后的狱中斗争奠定了基础。

二

第一次绝食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拿下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脚上的重镣，开了小牢房门，可随意去厕所大小便，自由串号，延长了放风时间，并允许到教诲室看书。生活上有了改善，饭食不那么牙碜了，炒的菜油盐加多了，洗澡、理发、换

洗囚衣等都按所提条件办理。大家深深体会到，只有斗争才能夺得如此胜利。

《火花》报及时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指出：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是爱国志士，同志们必须相互关怀，团结一致，坚定对敌斗争的信念，克服一切困难，在敌人黑暗的监狱里，不畏敌人的铁棍、皮鞭，挺直腰杆，敢于斗争，彻底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

为了加强党的核心领导，决定将“伙食团”改名为“狱中斗争委员会”，成员还是原来七位同志，委员会直接领导《火花》报。委员会的号召、决定都通过《火花》及时传给每个同志。委员会为了筹集活动费用，以《火花》号召大家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和家庭每月送接济费（当时监狱里允许犯人家属向坐狱的亲属送钱送物）的多少，向委员会报缴活动费。家庭富裕的多报，贫穷的少报或不报。大家都积极响应，四十多名同志很快凑了六十多元。那时一元钱可买一袋面粉。这笔款由“伙食团”统一管理，张子明同志管理帐目，这些钱用来买纸张、医药、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及学习用品。取于大家，用于大家，推动了革命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学习，改善了生活，显示了革命集体的力量。

“四监”设有“教诲室”。所谓“教诲室”就